

司空圖詩品解說

祖保泉



司空图诗品解说
(修订本)

祖保泉

安徽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〇年·合肥

责任编辑：胡士萼

封面设计：马世云

司空图诗品解说(修订本)

祖保泉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3.875 字数：76,000 印数：4,500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866

定价：0.40元

目 次

引言.....	1
---------	---

诗 品 解 说

雄浑.....	27
冲淡.....	30
纤秣.....	33
沉著.....	35
高古.....	38
典雅.....	42
洗炼.....	45
劲健.....	48
绮丽.....	51
自然.....	54
含蓄.....	57
豪放.....	60
精神.....	63
缜密.....	66
疏野.....	69
清奇.....	72
委曲.....	74
实境.....	77

悲慨·····	80
形容·····	83
超诣·····	86
飘逸·····	89
旷达·····	92
流动·····	95

附 录

《与李生论诗书》注·····	101
《与王驾评诗书》注·····	106
《与极浦书》注·····	110
《题柳柳州集后》注·····	112
再版后记·····	117

引 言

司空图是晚唐的诗人和诗论家。他在诗创作方面，成就不大，而在诗歌理论方面，算是有些贡献的。他的《诗品》和一些论诗杂著，为历来的文学评论界所注意。今天，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理论遗产，对司空图的诗论，当然也得做一些分析研究工作。司空图的诗论，特别是《诗品》，可以说是令人难于捉摸的东西。前人对它的注释，虽时有善言，而望文生义的说法，确也不少。现在，为《诗品》重新作一些注释和分析，我想不是全无意义的。

一

图字表圣，河中虞乡（今山西虞乡县）人，生于公元八三七年（唐文宗开成二年），卒于公元九〇八年（梁太祖开平二年），终年七十有二。

在司空图二十二岁前，亦即唐朝的会昌、大中年间，政局还算是稳定的，少年、青年时期的司空图，日子过得很安稳。可是，此后的五十年里，因宦官专权、朝臣倾轧、军阀争夺等矛盾——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化，再加上灾荒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唐王朝便一天天走向灭亡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身为官僚地主的司空图，日子也越来越难过。

公元八五九年（宣宗大中十三年），司空图二十三岁时，

便有以裘甫为首的浙东农民起义。起义虽然失败，但它却标志着唐王朝崩溃的开端。公元八六九年（懿宗咸通十年），司空图三十三岁，考中了进士。这时，唐朝的统治阶级一面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，一面向农民横征暴敛，逼得农民无法活下去。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了。

司空图考中进士后，为报答他的“恩门”——主考官、礼部侍郎王凝对他的知遇之恩，于公元八七二年至八七八年间，先后到商州（今陕西商县）和宣州（今安徽宣城）追随王凝充当幕僚。公元八七四至八七五年（僖宗乾符元年一二二年），司空图在宣州时，由王仙芝、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，从此，唐朝步入灭亡的境地。司空图在宣、歙、池三郡，便遇到黄巢起义军的进攻。当时王凝为对付起义军的进攻，因劳得病，于八七八年秋死在任所。司空图失去恩师王凝，便由宣州至东都洛阳，又受到卢携的赏识。

公元八八〇年（僖宗广明元年），卢携入朝为相，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，后迁礼部郎中。这年冬末（下及八八一年一月初），黄巢起义军攻下了唐朝的首都长安，僖宗逃至成都。司空图则先逃至咸阳，后逃归河中王官谷^①。公元八八五年（光启元年），僖宗自成都还，至凤翔，任命司空图为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。后来僖宗去宝鸡，司空图未随行，又归还王官谷。公元八八七至八八八年间，司空图流转于封建割据混战的动乱中。自黄巢起义后，司空图就企图退隐，却又难以排除世事的干扰。但“乐退安贫知是分，

① 王官谷：中条山王官谷，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北，虞乡县南，其中以五老峰为最有名。

成家报国亦何惭”^①是他的处世哲学。他终于在动乱中回到王官谷，隐居下来了。

公元八八九年(昭宗龙纪元年)、八九二年(昭宗景福元年)、八九六年(昭宗乾宁三年)，朝廷对司空图先后诏复旧官、拜谏议大夫、兵部侍郎，司空图皆称疾不赴任。

公元九〇四年(昭宗天祐元年)，在朱温(全忠)的逼迫下，昭宗迁都洛阳。当时右谏议大夫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右相)柳璨，为迎合朱温的意旨，阴谋策划诛杀忠于唐朝的才士。年已六十八岁的司空图在这种情况下被召入朝，由于他识破了柳璨的阴谋，便佯装老迂，上朝时堕笏失仪，这才有幸被放归王官谷。公元九〇七年，朱温篡唐，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，不赴任。公元九〇八年，司空图听到了李祝(唐哀帝)被杀的消息，非常悲痛，便绝食而死。

综合上述事实，可知司空图自八八一年至九〇八年的二十八年中，几乎都隐居在王官谷。朝廷屡次召他，他不去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虽三度离开王官谷，但很快又回来了。这情形，在当时诗僧齐己的诗里，也有记载。齐己《寄华山司空图》诗曰：

天下艰难际，全家入华山。

几劳丹诏问，空见使臣还。

瀑布寒吹梦，莲峰翠湿关。

兵戈阻相访，身老瘴云间。

司空图的“乐退安贫”思想，只决定于他的主观方面

① 参见《司空表圣诗集》中的《丁未岁归王官谷有作》、《归王官谷次年作》、《漫书》诸诗。

吗？不是的。他隐居后真的安乐吗？也不是的。这里，我们想就这些问题，略作说明。

司空图是个大地主，拥有王官谷里的良田数十顷，并在王官谷有别墅。他又是一个大官僚，一再受到朝廷的重视，所以他自己说，他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是“两朝美官”、“过泰过荣”^①。这样既富且贵的人，竟然“乐退安贫”，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而是被长期的政治军事上的动荡局势逼出来的。他说“遭乱离而脱祸，归乡里而获安”^②。农民起义的战火，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刀锋逼得他要“脱祸”求安。走向何处才能逃脱兵祸而获安呢？他恰好在中条山王官谷有庄田，这才使他的脱祸愿望得以变成现实。

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这是封建大夫的处世格言。司空图就是按照这个格言行事的。他的“独善”（隐居）是因为“穷”——天下大乱——才如此的。天下大乱，做官有生命危险，那就不得不弃官归隐。可是他又不忘“兼济”——要讲名节，要“成家报国”。这在思想上必然有矛盾。他就带着这种思想上的矛盾，逃入王官谷，披上当时流行的亦僧亦道的宗教外衣^③，混日子。

① 司空图：《迎修十会斋文》，见《司空表圣文集》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唐末禅学流行于士大夫间，当时文士出家的颇有其人。范文澜说：“禅学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庄周怕死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勉强宽慰自己，听任自然。佛教也是怕死，妄想修炼什么（包括佛果），灵魂永远享乐”。（见《中国通史》三编638页）按：这些话，如专就司空图的思想说，也是切合实际的。司空图的诗、文都能证明这一点。

我们这样说，是有根据的。在《休休亭记》中，他说明了自己的心思：“量其才一宜休，揣其分二宜休，毫而贖三宜休。又，少而惰，长而率，老而迂，三者皆非济时之用，又宜休也。”他虽说了一大堆“宜休”的理由，可是他真的甘心情愿地“休、休、休”吗？不是的。我们看，在这篇文章中，他曾假设两个僧人对他说：“尝为汝之师也，昔矫于道，锐而不固，为利欲之所拘，幸悟而悔，将复从我于是谿耳，且汝虽退，亦常为匪人之所嫉，宜以耐辱自警，庶保终始，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，复何求哉！”因此，他自号“耐辱居士”。这里，他明白地告诉我们退隐是“耐辱”，其心情之苦闷是可以想见的。

司空图在王官谷中表面上过的是饮酒赋诗，啸傲林泉的旷达生涯，其实内心里充满了苦闷。尽管他嘴里吟着“一局棋，一炉药，天意时情可料度，白日偏催快活人，黄金难买堪骑鹤”①，好象自己真的是孤云野鹤，放游天外的快活人，其实眼睛里时时噙着泪水呢。让我们翻一翻他的诗集，看看他在希望变成失望之后所写的哀恸之词吧：

笑尔穷通亦似人，高飞偶滞莫悲辛。

却缘风雪频相阻，只向关中待得春。

——《见后雁有感》

自古诗人少显荣，逃名何用更题名；

诗中有虑犹须戒，莫向诗中著不平。

——《白菊三首》之一

身病时亦危，逢秋多恸哭，

① 《休休亭记》，见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卷二。

风波一摇荡，天地几翻复。

——《秋思》

想“高飞”又遭“风雪频相阻”，却仍寄希望于春天。他虽要求自己“莫悲辛”，而事实偏令他长期地陷在悲辛中。退隐固然旷达，但又不忘朝廷之危，心里有苦闷而又不愿发泄，那就只能把泪水往肚里吞了。当唐王朝灭亡时，他便以一死来祭奠他的“国朝”。

司空图的死，很突出地说明他并不是真心归于佛、老，而实际上还要做忠臣节士。他口谈佛老，心恋君王，但口里说的是假意，心里恋的才是真情。这是我们谈司空图的生平思想时，必须看穿的问题。

司空图的著作，今存有《司空表圣文集》、《司空表圣诗集》。

二

《诗品》是司空图论诗的重要著作。这部书有没有它的完整体系呢？这是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。我们愿就这个问题说一自己的看法。

《诗品》是二十四首诗的集合体，正如苏东坡所说，是司空图“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”^①，而不是一部有系统的东西。这二十四韵，每品各自独立，前后不相连贯，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完整的体系。可是有些人认为它是有体系的，而且为它找出了一套所谓体系或脉络。现在，我们不妨看看他们所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体系吧。

① 苏轼：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。

《诗品续解》的著者杨振纲说：“诗品者，品诗也。本属错举，原无次第，然细按之，却有脉络可寻，故各缀数言，系之篇首，虽无当于作者之意，庶有裨于学者之心。”在“本属错举，原无次第”的二十四品中，杨氏寻出了什么样的脉络呢？他说：

诗文之道，或代圣贤立言，或自抒其怀抱，总要先见得到，说得出，务使健不可挠，牢不可破，才可当不朽之一，故先之以雄浑。

雄浑矣，又恐雄过于猛，浑流为浊，惟猛惟浊，诗之弃也，故进之以冲淡。

冲淡矣，又恐绝无彩色，流入枯槁一路，则冲而漠，淡而灰矣，何以夺人心目，故进之以纤秾。

纤则易于冗，秾则或伤于肥，此轻浮之弊所由滋也，故进之以沉著。

.....

他就这么以二十三个“进之以”某品，把二十四品联系起来。

这种联系有什么根据呢，他说得很明白：恐怕诗人因强调表现自己的风格而产生偏颇，所以便在前一品之后，紧跟着又提出一品来，以求相互调和一下。担心产生偏颇，就是他的理论根据。显然，这是不足为据的。我们说，某一诗人，不论他的作品的风格是雄浑的、或冲淡的，或另外什么的，在比较的意义上来说，是独特的，别人不可重复的。这种独特的风格表现得越鲜明，也就越可贵。至于

强调表现这种独特的风格，是不是会产生偏颇，这就不可一概而论。也许有些诗人因强调表现独特的风格因而在风格上有偏颇，但也有许多诗人突出地表现了独特的风格却不因此产生什么偏颇。并且纵或因强调表现独特风格而产生偏颇，这偏颇也因人而异，不是千篇一律的。那末，在理论上，我们便不能为了要诗人预防在风格上不一定出现的偏颇，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他们都来调和自己的风格；也不能为了纠正因人而异的偏颇，便都按照杨氏的主观规定，来“进之以”某品，因为这种规定，未必是对症之药。杨氏在肯定诗人具有某种风格就要产生偏颇的前提下，把二十四品一个串一个地联系起来，并认为这就是全部《诗品》的脉络，显然，这种联系是牵强的，其所谓脉络也不是有机的。

我们问：“雄浑”与“冲淡”之间，“冲淡”与“纤秾”之间，……到底有没有什么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呢？答曰：没有的。杨氏说恐怕“雄过于猛，浑流为浊”，“故进之以冲淡”。我们说，要是“雄而不猛，浑而不浊”呢，那就不能“进之以冲淡”。也就是说，“雄浑”与“冲淡”之间便没有什么联系了。反过来说，倘使真的“雄过于猛，浑流为浊”，是否一定要“进之以冲淡”呢？我看也不一定。假如容许我们也如杨氏一样，在词面上找联系的话，那末，我们说，“委曲”可以济“猛”，“清奇”可以济“浊”，我们在“雄浑”之后，“进之以委曲、清奇”，又何尝不可以呢？由此可见，“雄浑”与“冲淡”之间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本质的联系。

二十四诗品每品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联系的。杨氏为

了要把本来没有联系的东西，说成有联系，便搬弄一些词语，在词面上兜圈子，把前一品与后一品之间勉强地联系起来。这种联系是站不住脚的。因此，我们说，他所寻出来的脉络，既“无当于作者之意”，也未必“有裨于学者之心”。他要诗人为防止偏颇而主张调和风格，这对诗人创造独特的风格是不利的。

许印芳在《二十四诗品跋》中曾将二十四品分为品格与功用两类，每类各占十二目，就类加以说明；《二十四诗品浅解》的作者杨廷芝在《小序》中，也曾就二十四品先后顺序加以联缀。他们的牵强之病，与《诗品续解》相仿佛，我们就不再去谈它。这里要提到的是《诗品臆说》的著者孙联奎的意见。孙氏在《臆说》全书末尾加了一条“附注”，说：

总通编言：“雄浑”为“流动”之端，“流动”为“雄浑”之符，中间诸品则皆“雄浑”之所生，“流动”之所行也。不求其端，而但期“流动”，其文与诗，有不落空滑者几希。一篇文字，亦似小天地，人亦载要其端可矣。

从这几句话看来，孙氏似乎看出《诗品》有什么体系。其实呢，他只说了些玄妙莫测的话，并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理由。如果有谁要问：为什么中间诸品如“冲淡”、“纤秣”等都是“雄浑之所生”，“流动之所行”呢？它们为什么按照那样的顺序排列呢？显然，这在孙氏的话里，是找不到答案的。因此，我们说，孙氏关于《诗品》的体系问

题，言之尚不成理，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
三

《诗品》品评诗的风格，比较细致。在司空图之前，还找不出这样精于品评的风格论。司空图在《与李生论诗书》中说：“愚以为辨干味，而后可以言诗也。”可见他是很强调辨别诗味的。《诗品》正是他在辨别诗味的基础上写出来的风格论，也是他在诗的风格学上的贡献。

《诗品》谈诗的风格，谈得如此细致、多样，不是凭空就能做到的。中晚唐文士、诗僧们的“诗句图”之类撰述，对司空图写《诗品》多少有些影响。如《诗品》中的“含蓄”、“疏野”、“劲健”、“高古”、“清奇”等词头，在《诗式》（皎然撰）、《诗人主客图》（张为撰）、《风骚旨格》（齐己撰）中已先零星地出现。又如，用比物取象的方法来谈意境、风格，也不自司空图始，不过，前人偶一为之而已。这里，必须着重说明的是：唐代诗歌的繁荣、唐诗的风格多样化，为司空图写《诗品》提供了历史条件，这对形成司空图的风格论有着直接的影响。司空图自己如果没有对唐诗的辨味功夫，是写不出《诗品》的。司空图说，他对“国朝至行清节、文学英特之士”是很崇敬的①。而且，他把“赏诗”、“论诗”当作隐居生活的一部分②。因此，他对“国朝”诗人的诗，颇有评论。他说：

① 司空图：《山居记》。

② 司空图：《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》中，有句曰：“依家自有麒麟阁，第一功名是赏诗。”《杂题九首》中，有句曰：“宴罢论诗久，亭高拜表频。”